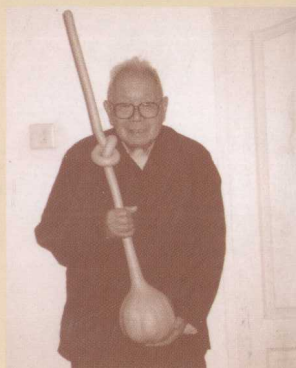


《锦灰堆》选本



憶往說趣

王世襄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卷三 七

學丹丘
古生

此跋另北宋鈔
長七寸九分

錦妙得染法矣吾雅先錢兄既
傳跋之以紀一時之玩也大瀛魚者所

白袖九歌圖勸要讀書



K870.4
20

《锦灰堆》选本

憶往說趣

首子



王世襄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往说趣/王世襄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07 (2010.10 重印)

(《锦灰堆》选本)

ISBN 978-7-108-03220-1

I. ①忆… II. ①王… III. ①历史文物—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 I7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446 号

《锦灰堆》选本

忆往说趣 王世襄 著

题 签 黄苗子
尾花刻纸 袁荃猷
责任编辑 张 琳
封扉设计 罗 洪
版式设计 曲晓华 韩 宇
电脑制作 **平面** 工作室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5.75 印张
字 数 150 千字 彩色图版 0.25 印张
印 数 10,001 — 20,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编者的话

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但在书画、雕塑等传统艺术史领域有美富的著述；还深入发掘那些不被注意的物质文化——从漆器、匏器、乐器、铜炉，到竹木牙角、匠作则例，诸多岌岌可危的传统工艺，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间的游艺杂项，由此得以保存或传承，其中尤以古典家具的研究影响为巨。

先生不但与前辈文化人渊源甚深，对于工艺精湛的匠师故友也满怀钦敬，撰有大量忆往散文；其饮馔小品，让世人识得一位文人美食家；从鸽子、鸣虫、獾狗、大鹰等诸多玩好中，则诞生不少名篇。百余篇美文，及诗词、联语，尽收自选集《锦灰堆》系列，在文物学家中可谓独树一帜。

《锦灰堆》三册于1999年出版时，先生已届八十五岁高龄。该书一年内三次印刷，迄今重印十次，有力地说明了读者对书中这些传世文化的感受。此后他笔耕不辍，续编《锦灰二堆》、《锦灰三堆》和《锦灰不成堆》在六年中相继问世。

为便于广大读者领略“锦灰堆”丰采，受先生生前嘱托，本店编辑两册选本，分题《谈古论艺》、《忆往说趣》。所收四十三篇文章依类别和发表年代排序，先生称“锦灰屑”的《和凌叔华先生一家的交往》一文也借此纳入。选文虽力求全面，但综合考虑，一些经典篇目和全部诗作、联语只得割爱，难免有遗珠之

憾。插图在自选集系列基础上有少量增补。精当与否，诚盼读者指正。

编辑中，一如既往地得到先生友人的无私援助，谨致感谢。
今以两册小书，寄托我们的怀念。

三联书店 2010年仲春

目次

编者的话	I
------------	---

忆往

怀念梦家	3
梁思成和《战区文物目录》	9
五十年前书画缘	14
怀念溥雪斋先生	18
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	21
怀念张光宇教授	30
集美德于一身	34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42
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	46
和凌叔华先生一家的交往	52

游艺

秋虫六忆	57
百灵	101
鸽话二十则	106

饮食

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	141
饭馆对联	145
春菰秋葦总关情	148
鳊鱼宴	155
《砍脍书》	158
饽饽铺 萨其马	161
答汪曾祺先生	164
鲍鱼	170
辣菜	174
山鸡	176
豆苗	178
彩色图版	181

憶 佳

怀念梦家

1985年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1986年出版了英文本，书名 *Classic Chinese Furniture*，扉页是我自己设计的。一团浮雕牡丹纹，宛然明初剔红风格，是从我的紫檀大椅（《珍赏》50）靠背拍摄下来的。下面印“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十一字。梦家有知，我想会喜欢，因为他爱明代漆器，尤其是永乐、宣德朝的雕漆。

《珍赏》彩版有三十八幅是承蒙赵萝蕤大姊的允许用梦家的旧藏拍成的。历时数月，我和老木工祖连朋师傅、摄影师张平及协助人员，一次次到大姊住所，把家具逐件搬到院中，擦抹干净，并请祖师傅作了必要的修整，然后抬到背景纸前拍照。每搬一件都使我想起当年和梦家交往的情景。故物犹存，哲人云逝，悲从中来，不能自己。在那时我已想好要用这部拙作来纪念老友梦家。

梦家比我大三岁。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他已是攻读容庚教授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则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只是由于他和赵大姊结婚后，住在校旁我家的园子中，晨夕相见，渐渐熟识。前不久，萝蕤大姐还说起，有一个深夜，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把他们吓坏了，以为有强人到来。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过了半晌，觉得没有出事，才敢入睡。原来是我和一帮人牵了四条



图1 陈梦家先生小影

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当时我的所作所为，梦家有什么看法，现在只有问赵大姊。我对梦家的认识则是：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文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我只喜欢作旧体诗，甲骨文又古奥难懂，那时两人都未开始买明式家具，所以没有共同兴趣，只有邻居般的寒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梦家夫妇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他们去美国。1947年梦家回到清华大学授课，一直到1952年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住在钱粮胡同我舅父遗留的一所大房子内。那时我们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不时想着对方又买了什么好物件，彼此串门才多起来。

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到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珍赏》135），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我以廉值买到一对铁力官帽椅（图2，《珍赏》44），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拿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图3，《珍赏》74），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门拦住。有时我故意说他的家具买坏了，上当受骗，惹逗他着急。一件黄花梨透空后背架格（《珍赏》132）是他得意之物，我偏说是“捌飧货”，后背经人补配。一件黄花梨马纹透雕靠背椅（《珍赏》40）他更是认为天下雕工第一。我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镜架拼凑而成的，还硬说在未装上靠背之前就曾见过这具杌凳，言之凿凿，真使他着了急。事后我又向他坦白交代我在说瞎话，“不过存心逗逗你而已”。梦家比我爱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乱堆乱放，来人可以随便搬动随便坐。梦家则十分严肃认真，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馆还要博物馆”。

实际上我们谁也不曾真想夺人所好，抢对方的家具，但还要像煞有介事地表演一番，实因其中有说不出的乐趣。被抢者不仅不生气，反而会高兴：“我的家具要是不好，你会来抢吗？！”给对方家具挑毛病，主要是为了夸耀自己的眼睛赛过你。不管说得对不对，我们从来也不介意，能听到反面意见，总会有些启发。待冷静下来，就会认真地去考虑对方的评论。至于买家具，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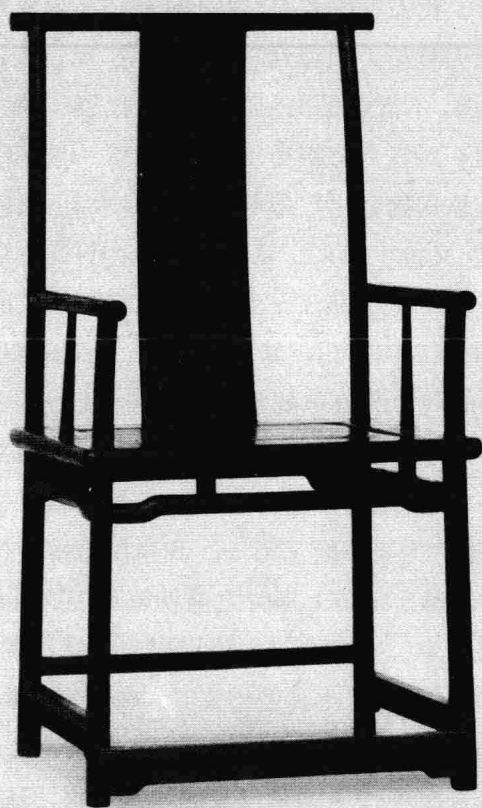


图2 铁力四出头官帽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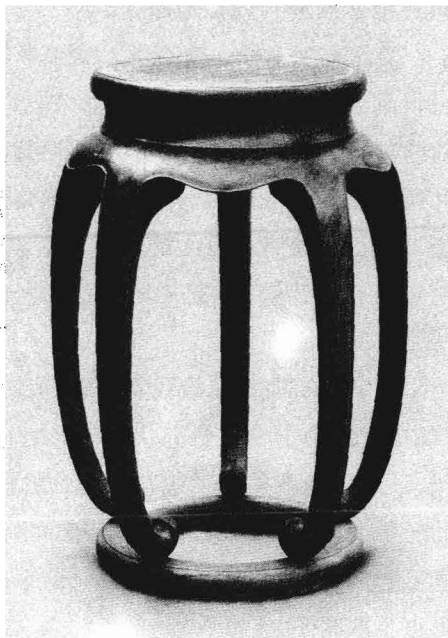


图3 黄花梨五足香几

保密是有的，生怕对方捷足先登，自己落了空。待买到手，又很想给对方看看。心里说：“你看，又被我买到了！”如此十多年，一直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就是1957年两人都被错划成“右派”，也没有中断过来往。

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它有一定的道理，但多少还有些“道”学气。我和梦家之交，平易率真，彼此见性情。为时十多载，不曾因开玩笑、挑毛病、辩论争吵而留下任何芥蒂，相反地是交谊日厚，感情愈深。这样的朋友，只有梦家，要比多年受我尊敬、淡而弥永的知交更为难得。因此当1966年9月听到梦家的噩耗，感到特别悲痛。自身难保的我，当时不敢有何表示，

只有把悲痛埋到内心最深处。

梦家在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等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这已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认，并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由于我对这些学科的无知，不能也不配置一辞。但我和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一样，最最感到悲痛、惋惜的是梦家英年早逝，在正将要有更重大的成就和贡献的时刻，被政治迫害致死，享年仅五十五岁。这是中国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世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三十多年前梦家给我看所藏的漆器、版画、竹刻时对我说：“现在我致力于专业研究，待年老时再做些专业以外有兴趣的工作。”所指的就是对上述几种器物的研究。不过我相信他最钟情的还是明式家具。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活到今天，我相信早已写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

梦家！梦家！呜呼尚飨！！

1991年8月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收于《锦灰堆》壹卷

梁思成和《战区文物目录》

1943年11月我离开北京，穿过皖北界首日寇封锁线，经西安、宝鸡、成都来到重庆。1944年1月，开始在经朱桂老（启铃先生，号桂辛）创办，此时在梁思成先生（图1）主持下的“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这是我国唯一的专事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因抗战由北京辗转迁移到川西小镇李庄。

1944年是日寇在东亚各地节节败退陷入困境的一年。同盟国军队已在拟定计划全面反攻。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光复我国大陆失地。要反攻就要陆军、空军同时出动，而广袤的国土上分布着多处重要文物古迹，包括宫殿、寺庙、石窟、陵墓、园林、桥梁、塔幢等等。这些祖国瑰宝很可能在反攻中被消灭破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时有几位有识之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随即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即“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前身），由次长杭立武任主任委员，马衡、李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其中对古建筑的命运最忧心忡忡并实际工作做得最多的就是梁思成先生。

当时的决策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同时也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好文物。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空军知道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有哪些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如能使他们多少知道一点鉴别知识则更好。只有如此，反攻时文物古迹才能避



图1 梁思成先生小影

免遭受炮轰和轰炸。具体的办法是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出一本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地图上标明名称和方位。中、英文各备一全份。这项繁重而急迫的任务就落在梁先生的肩上。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梁先生已对华北几省的古建筑做过调查，加上平时常翻阅全国的地方志，由他来担任这项工作自然是最佳人选。不过他脊椎钙硬化，多年来靠铁架子支撑身躯。抗战奔波，使他更加孱弱。对此突如其来的任务自然会感到沉重。但他觉得责无旁贷，毅然决然地承担了起来。

记得梁先生是从编中文目录入手的，随即译成英文。当时因学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部分校对交我担任。到1944年秋，转入地图的标注工作。因地图属于军事机密，不得离开它的藏所，故